



# 三十九级台阶

The Thirty-nine Steps

[英] 约翰·巴肯著 陆元操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三十九级台阶

The Thirty-nine Steps

[英] 约翰·巴肯 著

陆元操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三十九级台阶 / (英) 巴肯著 ; 陆元操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225-935-5

I. ①三… II. ①巴…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7279号

---

## 三十九级台阶

[英] 约翰·巴肯 著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35-5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专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献给

托马斯·亚瑟·尼尔森

（洛锡安和边界地区的骑兵）

亲爱的汤米，

长久以来，你和我都很喜欢那种简单的故事，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廉价小说，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惊险读物。在这样的冒险故事里，事件的发生往往超乎常理，但也确有其可能性。去年冬天我病了，那些能帮我快乐起来的理由消耗殆尽，这让我也想为自己写一本。这本小册子便是结果，我应该写上你的名字，以纪念我们多年的友谊，和那段比最离奇的小说都离奇的日子。

约翰·巴肯

#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那个死去的人	001
第二章	送牛奶的人开始他的旅程	021
第三章	爱好文学的旅店老板	033
第四章	激进的候选人	055
第五章	戴眼镜的修路工人	075
第六章	光头的考古学家	091
第七章	垂钓的渔人	115
第八章	黑石的到来	133
第九章	三十九级台阶	147
第十章	海滨大结局	163
附 录	约翰·巴肯和《三十九级台阶》	187

## 第一章

---

### 那个死去的人



那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从城里回到自己的公寓，感到百无聊赖。回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有三个月，我受够了。一年前要是有人告诉我会今天这样的感受，我肯定会嘲笑他一番。但现在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伦敦的天气让我愁闷，人们的言谈听着就让我恶心。我缺乏足够的锻炼，而伦敦的各种娱乐活动就像曝晒在阳光下的苏打水一样淡而无味。我不断地对自己说：“理查德·汉内，这回你可来错地方了，我的朋友，你最好赶紧想办法回头吧。”

想到在布拉瓦约<sup>1</sup>的那些年一直在构想的人生计划，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在那儿挣了一笔钱，数目不大，但足够我挥霍，我还设想了各种各样的享乐方式。在我六岁的时候，

---

<sup>1</sup> 布拉瓦约，津巴布韦西南部城市。



父亲就带我离开了苏格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英国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一般，我一直梦想着能在英国度过我的余生。

但是刚回来没多久，我对这地方就大失所望了。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看厌了景点。不到一个月，我便下够了餐馆，看够了戏院，玩够了赛马会。在这里，连一个陪我闲逛的朋友也没有，也许这才是我没劲的真正原因。很多人请我上门做客，但是对我却并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可能会漫不经心地问我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但很快就会谈起他们自己的话题了。不少拥护大英帝国的女士邀我同新西兰的校长和温哥华的编辑喝茶，真是乏味透顶。这就是我，三十七岁，身体强壮，有足够的钱挥霍逍遥，却整天耷拉着脑袋，打着哈欠。于是我准备抽身离开这里，回非洲大草原去，因为我是全英国最无聊的人了。

那天下午我一直纠缠着我的投资经纪人，让他给我做些投资，这样我还可以动动脑子有点事做。回家的路上，我去我的俱乐部坐了坐。那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还收留来自殖民地的人。我喝了一大杯酒，看了看晚报，全都是近东地区的争端，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罗里德斯的报道。我挺欣赏这个家伙的，总的来说，他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性格直

爽，至少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这样。我估计柏林和维也纳的人在暗地里很痛恨他，但这儿的英国人却很崇拜他。有一家报纸还说，他是欧洲和世界大战之间的唯一屏障。我老觉得自己应该在那些局势紧张的地区工作，这念头萦绕着我，我想阿尔巴尼亚这种地方肯定不会像伦敦这么无聊。

六点钟左右，我回到家，换了套衣服，去皇家咖啡馆吃饭，然后去了一个音乐大厅。那儿的表演很傻，尽是些嬉皮笑脸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人。我没待多久就出来了。夜晚晴朗、纯净，我走回住的地方，那是在波特兰广场附近租的一个公寓。此时人行道上人潮汹涌，挤着我往前走。他们有的行色匆匆，有的边走边谈，我真嫉妒他们有事情可以做。看得出这些女售货员、公司小职员、花花公子，还有警察，他们的生活多少还有点乐子，所以态度都很积极。我看到一个乞丐在打哈欠，顿时有种同命相怜的感觉，于是我给了他半克郎硬币。我在牛津广场上，望着春日的天空发誓，我只给英国一天的时间，如果再没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我就坐下一班轮船去往开普敦。

我的公寓在二楼，就在朗廷酒店后面的一幢新大楼里。和其他的大楼一样，那里有楼梯、门卫和开电梯的人，但是没有餐厅，或者其他类似的设施。每个公寓里的人，互相

间不怎么往来。我讨厌在屋里使唤佣人，所以叫了一个小伙子，在白天帮我做家务。他每天早晨八点以前来，通常要到晚上七点才离开，因为我从不回来吃晚饭。

我刚要把钥匙插进去开门，忽然注意到身旁有人。我根本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走近我的，他的出现吓了我一大跳。此人身材瘦小，留着褐色的短胡子，一双蓝眼睛虽小却很敏锐。我认出了他，他住在顶楼的公寓里，我曾在楼梯上和他说过话。

“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他说，“我可以进去待一会儿吗？”他努力让说话的声音平稳些，但他的手却使劲抓着我的胳膊。

我开了门，示意他进去。他一进门就冲进了我的里屋，那是我经常抽烟、写信的地方，然后又急匆匆地跑出来。

“门锁上了吗？”他焦躁不安地问我，然后又自己动手扣上了锁链。

“我很抱歉，”他谦恭地说，“这样做确实很冒昧，不过你应该能理解的。事情变糟糕了之后，整个星期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你能帮帮我吗？”

“你先说说看吧。”我说，“我现在只能答应你这个。”这个举止古怪、紧张兮兮的小个子让我感到不安。

他身旁的桌上放着些酒水，他倒了一大杯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一饮而尽。由于太过紧张，他放下玻璃杯时用力过猛，把杯子都打碎了。

“请原谅，”他说，“今晚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此刻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点上烟斗。

“死的滋味如何？”我问道。当时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跟我打交道的的是一个疯子。

他憔悴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我还没发疯呢。先生，我一直在观察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也是个正直诚实的人。你不怕任何冒险，值得人信任。现在我比任何人都需要帮助，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愿意帮助我的人。”

“接着说说看，”我说，“我会告诉你的。”

他似乎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让自己振作起来，讲起了他那古怪的长篇废话。一开始我听得云里雾里，只好不停地打断他，向他提问。基本梗概是这样的：

他是个美国人，来自肯塔基州，家境富裕，大学毕业后就出来闯荡。他时常写点东西，给芝加哥的一个报社当过战地记者，还在东南欧待过一两年。我估计他通晓数国语言，他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也都了如指掌。他如数家珍般说到

的一些名字，我记得曾在报纸上看到过。

他告诉我他曾搞过政治，一开始只是出于兴趣，后来便身不由己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思维敏锐、精力充沛的家伙，遇事总是想打破沙锅问到底。他记下的东西远远要比他原本想要知道的多得多。

根据他讲的情况，再加上我的推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在政府和军队之外，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由一群极端危险分子策划的秘密运动。他卷入其中，纯属偶然。这件事情很有吸引力，他越陷越深，最后发现了这个秘密。我猜其中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要干革命的人，其余的都是唯利是图的金融家。聪明的人总能在市场萧条时赢得丰厚的利润，离间欧洲各国的关系显然符合这两拨人的利益。

他跟我说了一些怪事，解释了许多困扰过我的问题。比如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战役期间，一个政府是怎么会突然上台的，为什么同盟国建立又解散了，为什么某些人消失了，还有军备费用是哪儿来的。整个阴谋的目的就是要挑起俄国和德国的争端。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都觉得打仗会给他们带来机遇。所有的一切到时都会进入一个大熔炉之中，一个

新的世界会在他们的面前诞生。资本家则会买下历经战火后支离破碎的世界，大赚一笔。资本家，他说，他们可没有良心和祖国的概念。还有，幕后主使者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恨透了俄国佬。

“你不相信？”他大声说道，“犹太人被迫害了三百年，这些行动就是对屠杀犹太人的复仇。犹太人无处不在，但你得进入到非常隐秘的地方才能发现他们。就拿任何一笔日耳曼人的生意来说，如果你跟他们打交道，首先遇到的会是一个王子，他是个文雅的年轻人，说话时带着伊顿和哈罗公学的腔调，但他未必靠谱。假如你做的是大买卖，你就必须跟一个下巴突出的维斯特伐利亚人<sup>1</sup>搞好关系，他是个自私又贪婪的德国商人，对舆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如果你干的是顶级生意，那就肯定要拍好顶级人物的马屁了。十有八九你会结识一位脸色苍白、坐着轮椅、长着响尾蛇眼睛的犹太人。没错，先生，就是他，现在统治着这个世界。他的匕首已经刺向了沙皇，因为他的姑妈曾被凌辱，他的父亲曾在伏尔加河被鞭打。”

我忍不住说，这些犹太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太纠结于过去的仇恨了吧。

---

<sup>1</sup> 维斯特伐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北部地区。

“是，也不是。”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赢了，但他们的动力不仅仅是金钱，而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人类古老而原始的好斗天性。如果有人要杀害你，你搬出旗帜啊、国家啊之类的名目，然后为之奋战。但如果你活下来，你就会爱上这一切。那些愚蠢的着了魔的士兵找到了他们心中在意的东西，但这却扰乱了柏林和维也纳的如意算盘。但我的那些“朋友”很有眼光，他们并没有亮出最后一张王牌。除非我还能活一个月，否则到时候，他们就会用上这招杀手锏，稳操胜券。”

“但是，我记得你已经死了。”我插嘴道。

“死亡是永生之门。<sup>1</sup>”他微笑着说，（幸好他说的这几个拉丁文我还听得懂。）“我就要说到这儿了，但是首先，我得让你明白一些事情。如果你看报纸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康斯坦丁·卡罗里德斯这个人吧？”

听到这话，我才坐直了身体，因为那天下午我就是在看关于这个人的报道。

“他就是那个破坏了他们所有计划的人。他是所有事件中的领袖人物，凑巧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因此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他们一直想干掉他。我发现了他们的计划——这并

---

<sup>1</sup> 此处为拉丁文。

不是特别困难，傻子都能猜得到他们要干什么。但要命的是，我知道他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杀他，所以我不得不死。”

他又喝了一杯酒，是我亲自替他调的，因为我对这个小个子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们不可能在希腊动他，因为他有一个由伊庇鲁斯人组成的卫队，非常彪悍凶猛。不过在六月十五日，他会来伦敦。英国外交部常常为国际上的大人物举办茶话会，最盛大的一次就定在那天。卡罗里德斯是主要宾客之一，要是我的‘朋友’按计划行事，他可能就有来无回，再也见不到景仰他的同胞了。”

“那还不简单吗？”我说，“你大可以事先警告他，让他留在国内。”

“这不正中他们下怀吗？”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他不能来，那他们就赢了，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解决这种混乱状态的人。假如希腊政府收到警告，他就不会来伦敦，因为他不知道参加六月十五日茶话会的赌注有多大。”

“你为什么不去找英国政府？”我问，“他们绝对不想宾客被杀，你可以提醒一下，让他们加倍提防。”

“没用。就算他们在你的城市里安插便衣警察，加派警力，康斯坦丁·卡罗里德斯还是必死无疑。我的这帮‘朋友’



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选择在这样的大型场合开始作案，就是为了让整个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这里。康斯坦丁会死在一个奥地利人的手里，然后所有的证据都会指向维也纳和柏林政府。这当然是个谎言，但足以骗取全世界的信任。我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我的朋友，我碰巧知道这个可怕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我敢说这是自博基亚家族<sup>1</sup>以来最臻于完成的卑鄙勾当了。不过在六月十五日，如果那个了解整件事情始末的人还待在伦敦的话，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那个人就是我，弗兰克林·皮·斯卡德。”

我开始渐渐喜欢这个小个子了。他的下巴合拢时就像一个捕鼠器，他那锐利的眼神中凝聚着战斗的火焰。如果他再帮我解开一个结，我就完全相信他了。

“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情况的？”我问道。

“我得到的第一个线索是在蒂罗尔地区<sup>2</sup>亚琛希的一个小酒馆里，这让我很惊奇。于是，我分别在布达加利西亚人聚居区的皮衣店，维也纳的陌生人俱乐部，还有莱比锡的一个小书店里收集到了其他的线索。十天前，我在巴黎完成了我的证据搜集工作。我现在不能跟你细说，这和某段历史有

---

1 博基亚家族，14到16世纪期间，意大利十分有影响力的家族。

2 蒂罗尔地区，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心脏之处，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冬夏皆宜的旅游胜地。